

青少年寫實小說服務的探討

吳育美

台大圖資系博士生

一、前言

近年來青少年的生活價值觀、處事態度和行為舉止深受時代變遷、社會結構改變、倫理意識模糊及成人行為舉止的影響。張老師基金會曾指出青少年的十大課題：包括家庭問題、人際關係、兩性問題、性問題、自我認同、偏差行為、情緒教育、兩性平權、生涯規劃、生命教育等。陳荔彤（2000，轉引自陳怡如，2007）也指出遽變中的台灣社會嚴重造成青少年行為問題，如暴力傾向、單親學生日增、性氾濫、嗑藥吸毒問題和校園倫理蕩然無存等，對青少年產生深遠的影響。

青少年如何找到生命的價值呢？張子樟（2002，轉引自陳怡如，2007）指出可透過閱讀的引導，幫助青少年從文本中找到共鳴的空間。文本類型中的寫實小說係以青少年為對象，針對真實生活現象、議題和問題為體裁內容，描繪人生和生活中的各種問題，青少年從閱讀寫實小說中可增進對自身問題瞭解並獲得資訊的功能外，還能帶給青少年平日的休閒娛樂及享受閱讀樂趣。另一方面，寫實小說是協助和陪伴青少年渡過成長過程中重要的工具之一，原因是透過閱讀寫實小說的歷程，可幫助青少年走進小說中人物的角色，透過人物角色與讀者自身經驗相連結，在閱讀中歷經認同、洞察、移情、淨化和頓悟等潛移默化的作用，幫助己身克服生活中所碰到的困難。

有關寫實小說及相關圖書資源中，圖書館館藏是典藏各式各樣豐富閱讀素材的場所。然而在目前國高中圖書館成立的宗旨仍是支援課程所需占多數，另一方面，在升學主義引導下，課外讀物，如小說等根本不受到家長、學校及社會的重視。再者由於經費拮据，學校圖書館似乎不太有充足和額外經費採購休閒小說書籍（謝慧貞，2010）。人們心想公共圖書館因此可以彌補學校圖書館的不足，這是真的嗎？范豪英（2008）憂心的指出青少年族群在公共圖書館的館藏和設備等資源與服務上明顯呈現缺口，顯示青少年仍未獲公共圖書館的重視。

國外的青少年寫實小說相當普遍，出版社附出了不少努力以吸引青少年閱讀寫實小說，圖書館員持續為青少年讀者推廣寫實小說，寫實小說也擁有不錯的借閱率，到處可見不少年輕人在書店找尋寫實小說的景象，許多圖書館或學校將寫實小說作為輔導青少年及和青少年互動的工具之一（Anderson, 2004）。反觀國內尚未重視寫實小說，及為青少年推廣閱讀寫實小說服務，本文先探討青少年讀者的特性，其次是寫實小說簡史，接著是青少年閱讀寫實小說素材的影響力，最後介紹圖書館的青少年寫實小說服務，冀望關懷寫實小說於圖書館服務和青少年的閱讀應用上。

二、青少年讀者特性

(一) 青少年的定義

青少年一詞，大體上指介於兒童與成人期之間的一個發展階段，青少年的身心發展，日臻成熟，是由兒童期逐漸社會化，成為成熟的成年人的過渡時期(范豪英，2008)。根據聯合國(界定為15-24歲)、世界衛生組織(界定為10-20歲)、我國《兒童及少年福利法》(界定為12-18歲)、我國「青少年事務促進委員會」(界定為12-24歲)、美國「青少年圖書館服務協會」(Young Adult Library Service Association, 簡稱YALSA)(界定為12-18歲)及心理學家艾瑞克森(Eric Erikson, 1902-1994)(界定為12-18歲)等對青少年年齡範圍的界定範圍標準不一。不論專家學者如何界定青少年的年齡範圍，所謂的青少年係指由青澀幼稚轉變為成熟的重要時期，銜接兒童與成人期之蛻變與成長之過渡發展階段(范豪英，2008；張簡碧芬，2010)。

(二) 青少年發展特性

兒童期之後即進入青年期，最大的特徵是個體生理和心理產生轉變，學者們(李惠加，1997；范豪英，2008；王煥琛、柯華威，1999；劉玉玲，2002；李玉瑾，2005)對青少年階段生心理及行為的發展特徵，綜合說明如下：

1. 生理快速成長：青少年由於性腺激素和生長激素分泌增加，在生理上快速成長發育接近成熟，對兩性關係、自身社會角色產生好奇與期待。
2. 認知的發展進入新的階段：根據Piaget理論，青少年已進入形式運思期，具有思考事物的各種可能性，透過假設性思考，不需透過具體事物，且具有抽象思考能力，及邏輯推理和判斷能力增加。其次是青少年雖能了解和顧慮他人的感覺和觀點，但仍持有自我中心現象，常以自己的想法推估別人的想法，認為自己是他人眼中的焦點或相信自己比別人更特別，產生個人神話的特殊現象。
3. 情緒上不穩定，容易焦慮不安：大人的要求與指責，容易引起他們無所適從和反抗的心理。
4. 反抗權威，認同同儕團體：親子關係緊張，青少年追尋獨立自主，若父母管教方式和期望未能配合青少年發展而調整，很容易產生親子衝突；青少年逐漸不再依賴父母，轉而向同儕團體尋求認同與支持，因此與同儕相處的時間和相互的影響，與日俱增。
5. 面臨自我認同的危機：Erikson認為青少年是一個自我認同的危機時期，也是一個轉機點，若能克服適應上的問題，建立自我認同或自我統整，就能成為一個成熟的個體，更能了解和接納自己與所屬團體。
6. 性意識和需求增強：青少年因性機能和第二性徵，喚起性意識的發展及性衝動，對

異性產生強烈的興趣和好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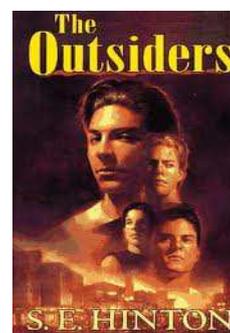
7. 行為表現兩極化：青少年喜愛刺激、快感、隨性又衝動，容易與人起衝突，常表現過度的依賴和獨立、過度的消極和積極及熱心和很酷的兩極行為。
8. 發現自我，建立人際關係。
9. 熟諳上網技術，喜用網際網路尋找資訊與娛樂。

總之，青少年時期因身心發展快速，產生認知、思想和行為的巨大改變，以致產生行為的偏差，但這是人生的必經過程也是關鍵的時刻。倘若這時圖書館館員能陪伴他們走過這段青澀和成長的歲月，引導他們往正面的發展，實在是極有價值和意義。

三、寫實小說簡史

寫實小說 (realistic fiction) 的目的是真實的描繪人生，使讀者融入小說內的角色，並與讀者本身的經驗作連結，藉此讀者對於書中人物的特質或經驗產生共鳴，青少年透過閱讀寫實小說更能理解他們現實中的生活，這是為何寫實小說吸引青少年的原因之一。寫實小說引導讀者扮演不同的角色，並且認識各種不同性格的人物，甚至從書中學習到故事主人翁們是如何克服生活中所碰到的困難。易言之，好的寫實小說能夠真實反映青少年的生活，藉由閱讀偏差行為的寫實小說，青少年亦能夠由此學習到如何避免重蹈覆轍，選擇不從事偏差行為。寫實小說對於健康和適應良好的青少年亦有助益，因為透過文學作品體驗一些他們不曾從事的活動 (Anderson, 2004)。

寫實小說亦稱「問題小說」(problem novel)、「議題小說」(issue novel)、「慘淡小說」(bleak books)，於 1960 年代興起，當時有些成人有感於青少年不僅僅是大一點的孩子而已，其身心發展具有特殊性。早期著名的寫實小說作品之一為 S. E. Hinton 撰寫的《局外人 (The Outsiders)》，書影如左圖，其於 1967 年出版。書中描寫青少年 Ponyboy 奮鬥的過程，Hinton 當年寫這本書才 16 歲，他認為當時鮮少有小說的角色內容設定在 16 歲這個年紀，而她認為針對這個年齡撰寫的小說對青少年們是有吸引力的。青少年亦能夠從這種類型的小說了解到現實人生的現象，不論是家人、情侶關係、生死、無家可歸等等的問題 (Anderson, 2004)。



除了 S. E. Hinton 的《局外人》外，寫實小說具代表性作家尚有 Paul Zindel 的《The Pigman》、Robert Lipsyte 的《Contender》、Ann Head 的《Mr. and Mrs. Bo Jo Jones》、Robert Cormier 的《巧克力戰爭 (Chocolate War)》和 Judy Blume 的《Forever》，這些小說披露青少年社群中的校園暴力問題、幫派、嗑藥、墮胎，乃至性愛和情慾等議題，這正說明為何這類的寫實作品亦稱為問題小說 (Bucher & Manning, 200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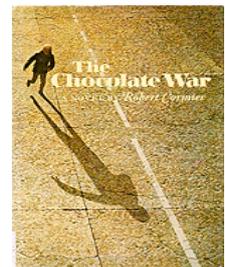
總之，身處於 21 世紀的青少年，面對科技和社會極大的誘惑，產生整體價值觀及

行為上的問題，如飆車、嗑藥、暴力、親子代溝及前途的抉擇等，寫實小說正是針對青少年時期這個年齡撰寫的小說，其描寫真實和現實生活中種種問題與現象，書中不論是針對家人、情侶關係、生死、無家可歸、嗑藥、墮胎等等情節安排，將現實問題呈現出來，因此寫實小說容易吸引青少年閱讀，而且故事中主角的思考模式容易讓他們產生共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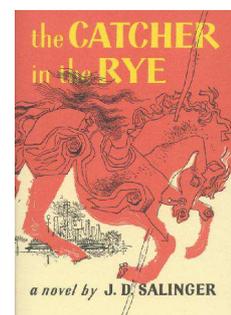
四、青少年閱讀寫實小說素材的影響力

閱讀是人類歷史、文化所以產生延續的重要活動之一，文建會出版的文化白皮書（1998）指出，依據法國在 1997 年的民意調查，一般法國人認為閱讀是最高層次的文化行為，因此閱讀是人類最基本、最簡單的一種親近文化行為和最經濟的學習管道。對青少年而言，閱讀不僅可增進個人知識和智慧，同時可作為青少年的休閒娛樂，舒緩情緒壓力的方式，透過閱讀青少年可參考故事主角解決問題的方法，在自身面臨的問題和處境上，找到適合自己的解決方法，並應用在生活中（陳書梅，2010）。以下以兩個寫實小說文本為例，說明閱讀寫實小說對青少年的影響力。

以 Robert Cormier 的《巧克力戰爭》為例，書影如左圖，故事描寫主角傑瑞在強權下仍堅持自己的信念，不畏權勢，向權威體制抗議的過程。故事的結局不是邪不勝正和大圓滿的結局，主角面臨前所未有的困難和得不到同學的支持，成了被欺凌的對象，真實的反映出現實世界的可怕。見到故事中主角傑瑞受到學校強權和同儕的壓迫，青少年可回想自己是否曾經受到同儕的壓力，而被迫違背自己的良心和道德觀，以獲取現實的妥協；或是回憶自己曾被霸凌的經驗，從不敢反抗和告訴師長，長期影響身心靈健康。隨著故事主角傑瑞受到良心和強權的雙重壓力的發展，青少年讀者感受到面對抉擇的兩難和掙扎，看到故事主角勇於拒絕服從不合理要求和不畏與眾人為敵，堅持己念時，青少年讀者也能從挫折和遭遇中找到適合自己的出口和方向（陳書梅，2010）。



以 1951 年出版的《麥田捕手》(The Catcher in the Rye/ J. D. Salinger，書影如左圖) 為例，書中描述主角霍爾頓 (Holden Caulfield) 遭到學校退學，在外漫無目的遊走兩天的遭遇，作者以其特有的眼光、態度與語言，寫實呈現少年的感受、想法與心理狀態。作者以此主角的經歷和思想，引起青少年強烈的共鳴，紛紛模仿霍爾頓的裝束和打扮，及講霍爾頓式的語言，因為書中道出青少年的心聲和反映他們的理想、苦悶和慾望（張放，2005）。而現實生活中發生在 1980 年 12 月 8 日的披頭四之一約翰·藍儂 (John Lennon) 被槍殺案，兇手是患有精神疾病的馬克·大衛·查普曼 (Mark David Chapman)，事發後聲稱殺害藍儂的理由可在《麥田捕手》一書中尋獲，而他自己就是主角霍爾頓。此次事件，突顯出無論是對於心理健康或心理疾病的人而言，寫實小說的感染力非常強大 (Anderson, 2004)。



五、圖書館青少年寫實小說服務

圖書館可以做什麼呢？Selverstone（1994）指出圖書館可以提供迷惘的少年一個指引方向，尤其是一些敏感的議題，如性行為。館員需善盡告知和提供青少年需要的館藏資源和服務，根據文獻觀察就提供青少年寫實小說館藏服務、審視圖書館的檢查制度，尊重讀者擁有閱讀自由、館員對寫實小說的認識及讀者諮詢顧問與書目療法服務、圖書館如何推廣寫實小說等方面說明之。

（一）提供青少年有關寫實小說的館藏

根據美國研究指出受到青少年喜愛的文藝作品類別有：愛情小說、科幻小說、推理小說、歷史小說、寫實小說等（范豪英，2008），以及張簡碧芬（2010）的實證研究指出讀者在遭遇情緒問題時，如學習問題、人際關係問題、家庭及感情問題及自我認同問題時，寫實小說是閱讀小說類型最多的其中一種。從 Shenton（2007）的實證研究英國某高中青少年對書籍與學校圖書館的態度，調查中發現國高中的青少年喜愛閱讀小說和非小說書籍，他們在意館藏資源和小說的提供與排架方式，44%填答者認為館藏內容實用是最重要的，其次是館藏要維持良好的狀態，學校圖書館為更積極提供服務，館員持續觀察追蹤學生的興趣以及擴充小說類的館藏。

有此可見，吸引青少年進館及逗留，與再度利用圖書館的重要因素之一是館內是否有適合青少年的館藏，及他們喜愛閱讀的書籍。如何建立適合青少年的館藏？Selverstone（1994）指出聆聽青少年讀者的心聲，將他們的心聲納入館藏發展過程中，鼓勵青少年一起參與館藏發展，建立青少年願意使用和大量使用的館藏資源，提供他們適合和喜愛閱讀的各種小說類型，包括寫實小說書籍。

（二）審視圖書館的檢查制度，尊重讀者擁有閱讀自由

以下以 Robert Cormier 的《巧克力戰爭》所引發的爭議和討論為例說明之（胡芳慈，2002）。

1976 年麻薩諸塞州有位中學老師指定學生閱讀 Robert Cormier 的《巧克力戰爭》，引起家長們對此事的不滿，告到學校委員那裡，後來引發成為鎮上大事，後來由班上兩名學生寫的及 38 為學生的簽名的決定性信函，讓此事落幕。

但此事並未就此停止爭論，在文學界，引起許多爭議。德州 A&M 大學的英文老師 Norma Bagnall 在 Top of the News 發表文章認為《巧克力戰爭》只描述事實的黑暗面，只有故事主角傑瑞是唯一正派，但在學校助紂為虐下，遭受同儕的欺侮，小說只表現出醜陋的一面，忽略愛與關懷，誠實與善良不受表揚，他認為雖是一本優秀的作品，但是不適合青少年閱讀。

接著，一位館員 Betty Carter 和 University of New Orleans 教授 Karen Harris

對 Bagnall 的意見題出回應，他們認為《巧克力戰爭》關注的焦點是專制暴力的本質與運作，當故事描寫主角孤立無援地生活在腐敗和現實的生活社會中，感到充滿壓迫和無力感，它並代表失敗是無可避免的。青少年可以學到不要像傑瑞獨自奮戰，像個獨行俠般，當面對暴力威脅時，更不能以清白無知為藉口，更不能輕易妥協和屈服。

作者 Cormier 本人則認為故事的結局就像鐵達尼號撞上冰山，註定會沉，一定是悲慘的結局，若硬是要圓滿的結束，則會破壞小說內容，真實人生絕不是像快樂大結局的肥皂劇。Cormier 認為若父母禁止自己的孩子閱讀，但沒有權利反對其他孩子閱讀，更無權反對老師帶領學生於課堂上討論具爭議的書籍，藉由課堂討論讓學生有良好的管道表達他們自己的看法，孩子應該保有閱讀的自由。

圖書館負有保護智識自由(Intellectual freedom)自由及取用資訊自由的責任。學校圖書館面對智識自由和審查制度的挑戰，因為小學、中學和高中學校圖書館服務的學生為 18 歲以下的孩童和青少年，圖書館能了解父母的擔憂，但同時亦須支持學生最大程度的智識自由 (Cooper, 2010)。

(三) 館員對寫實小說的認識

寫實小說幫助圖書館館員以現今觀點了解青少年，而不是依賴自己過往的經驗，例如我們多數人不曾經歷吸毒成癮、翹家、自殺傾向、參加幫派、偷竊、酒精中毒、亂倫、貪食症等，透過寫實小說，我們能開始認識上述問題情形。

此外，寫實小說能擴展館員對不同文化、不同種族、不同性取向以及不同地理位置的知識。再者，相較於年輕的青少年，年長的青少年更難以掌握行踪，多數年輕青少年就讀於中學，但年長青少年可能散於學校、軍隊、工作場所、監獄或街頭。對於偶而與青少年互動的館員而言，除了閱讀新聞、資訊性圖書、網頁和期刊論文之外，透過寫實小說更能了解青少年的想法 (Anderson, 2004)。

(四) 提供讀者諮詢顧問服務

讀者諮詢顧問服務是一項連結圖書與讀者閱讀興趣的閱讀指導服務，透過館員與讀者之間的對話，共同探究讀者的閱讀經驗與需求，進而給予讀者適宜的閱讀建議 (陳書梅、王佳琍，2007)。易言之，在讀者諮詢顧問服務 (Readers' advisory service) 的過程中，並非館員單向提供服務，而是不斷與讀者互動與溝通 (陳書梅，2001)，透過知書且知人的館員與讀者進行晤談，進而瞭解讀者的需求，提供適當的閱讀素材，以建議相關的閱讀書目和規劃個人的閱讀計畫 (Moran 2002，轉引自陳書梅、王佳琍，2007)。因此倘若一位青少年面臨愛戀的相關問題，館員就可針對其喜好，建議他閱讀有關 Norma Klein 的《Beginner's Love》、或是 Aidan Chambers 的《The Toll Bridge》此類相關青少年愛情的寫實小說系列的讀物。

（五）提供書目療法服務

書目療法的精神是藉由自行閱讀與自身情緒困擾有關的素材，在閱讀過程中與文本產生互動和共鳴，進而瞭解自身遭遇之情緒困擾問題，培養自己處理情緒困擾問題的能力，找到情緒出口，因為在文本閱讀過程使青少年在無壓力之氛圍下，放鬆自己，探索自身壓抑的情感，同時找尋快樂，撫平內心傷痛，舒緩孤獨和寂寞感（陳書梅，2010）。

文本中寫實小說是一種真實地描繪角色與事件故事的文本類型，包括社會小說和生活小說，主要是描繪日常生活發生的事，或當時的社會狀況與社會問題，如不正常婚姻、青少年犯罪、男女平等、政治經濟的各種現象問題。讀者藉由寫實小說情節內容描述個人實際生活狀況，使閱讀達到認同之心理歷程，接著藉由相同之情節刻劃自己並非唯一的情形，產生淨化情緒的心理歷程，最後，從寫實小說中領悟和應用於生活上（張簡碧芬，2010）。

由張簡碧芬（2010）的小說閱讀的療癒效用實證研究分析中指出，受訪者常以寫實小說舒緩學習、人際關係、家庭、自我認同與感情問題等日常生活常發生的情緒困擾問題，藉由閱讀以緩和負面情緒，恢復心靈的平靜。

（六）圖書館如何推廣寫實小說

圖書館如何推廣寫實小說呢？Anderson (2004)建議館員忠實呈現寫實小說原有風貌，和建議青少年閱讀，自身亦需對寫實小說有所涉略，因為館員未必親身經歷過吸毒、翹家、青少年生子、自殺、混幫派、偷竊、酗酒等問題，透過閱讀寫實小說，館員能夠將自己融入其中。儘管館員都曾經身為青少年，但現在的文化變遷相當迅速，就算是23歲的年輕館員，面對18歲的青少年也已經有過五年的差距，而這差距就足以讓兩人產生溝通上的困難。因此都應該持續閱讀現今流行的寫實小說，以掌握新知。

此外，館員不僅推薦寫實小說予青少年，亦可將這些寫實小說，介紹給必須要與青少年相處的其他職業群，如教師、學校媒體中心專家、學校諮商輔導人員、書目療法專家（其工作是尋找對青少年有幫助的療癒書單，例如《Using Literature to Help Trouble Teens》是值得使用的系列書籍，此系列書籍包括《Using Literature to Help Trouble Teenagers Cope with Societal Issues》《... Cope with Identity Issues》及《... Cope with Family Issues》等，幫助青少年因應社會問題、自我認同及家庭問題）使他們也能夠從中獲得與青少年相處的訣竅。除此之外尚有醫師、戒毒諮商師、社工師、青少年父母等都是館員可以推廣寫實小說的對象，協助他們亦能使用寫實小說作為書目療法的閱讀素材，以幫助青少年解決困擾的問題。

六、結語

在社會快速變化及網路的時代中，青少年的周遭環境充滿五光十色和許多不確定的變數，使得青少年產生無所適從和許多的問題行為；另一方面，因升學主義的緣故，青少年的心理成長長期被忽略。如何協助青少年走過困境呢？相信閱讀是一條出路，自古以來，閱讀能滿足人們追求心靈的愉悅和快樂的需求，深信每位青少年都有屬於自己的文本，也有適合自己的文學，從中尋找自我的認同，和舒發負面的情緒，並進而解決問題。

圖書館是文本與青少年讀者中間協調的角色，主要是幫助青少年找到適合的文本，給予青少年尋找認同的空間與提供愉悅的閱讀素材。在這協助的過程中，圖書館如何強化青少年閱讀的習慣，使之成為終身學習的目標，又如何針對青少年的需求和問題，主動蒐集和組織適合青少年閱讀的素材，鼓勵青少年主動閱讀文本內容，並藉由書中主角相似的遭遇，渡過自身困頓的時刻，實是圖書館重要的課題。

在諸多的文本中，寫實小說的內容對象大多數是針對青少年，作品擅長取才自青少年的種種問題，如性別困惑、親子代溝及前途抉擇等，內容細膩地觸及青少年所面對的愛戀、迷惘、壓力、衝突、蛻變與成長等問題。若圖書館能善用寫實小說素材，擴充適合青少年閱讀的寫實小說館藏，並引導青少年從寫實小說中照見自己的問題，進而解決問題。準此，圖書館之青少年寫實小說服務實是圖書館為青少年的閱讀另闢的新天新地，是值得嘗試的新方向。

致謝

本文感謝曾品方提供題目方向和高中電子報成員的建議。

參考文獻

王煥琛、柯華葳（1999）。*青少年心理學*。臺北市：心理出版社。

李玉瑾（2005）。青少年讀者身心發展與網路檢索行為。*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75，237-246。

李惠加（1977）。*青少年發展*。臺北市：心理出版社。

胡芳慈（2002）。*永無休止的戰爭：談《巧克力戰爭》中的人我抗衡*。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臺東市。

范豪英 (2008)。公共圖書館疏忽的環節：青少年服務。《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4(3)，75-82。

陳怡如 (2007)。艾登·錢伯斯問題少年小說之探討。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東師範學院兒童文學研究所，臺東市。

陳書梅 (2001)。公共圖書館讀者諮詢顧問服務析論。《中國圖書館學會會報》，67，9-25。

陳書梅、王佳琍 (2007)。美國公共圖書館施行讀者諮詢顧問服務之研究。《圖書資訊學刊》，5 (1/2)，31-67。

陳書梅 (2010)。書目療法、公共圖書館與青少年之療癒閱讀。《臺灣圖書館管理季刊》，6 (1)，11-18。

張放 (2005)。《世界 50 大文學名著》。上網日期：民國 100 年 11 月 6 日，檢自：
http://www.360doc.com/content/11/0714/16/200521_133539697.shtml

張簡碧芬 (2010)。小說閱讀對大學生之情緒療癒效用分析研究。未出版之碩士論文，國立臺灣大學圖書資訊學研究所，臺北市。

劉玉玲 (2002)。《青少年心理學》。臺北市：揚智文化。

謝慧貞 (2010)。拉 K 嗑藥，圖書館可以為青少年藥物濫用做什麼？上網日期：民國 100 年 11 月 6 日，檢自：
<http://shslc.ltsh.ilc.edu.tw/epaper/epaper75/%E5%B0%88%E9%A1%8C%E7%A0%94%E7%A9%B6%E5%85%A8%E6%96%87.pdf>

Anderson, Sheila B. (2004). Real books for real teens: Realistic fiction for older teens. In S. B. Anderson (Eds.), *Serving Older Teens* (chap. 5, pp. 129-137). Westport, CT: Libraries.

Bucher, Katherine & Manning, M. Lee (2006). *Young adult literature: Exploration, evaluation, and appreciation*. Upper Saddle River: Pearson.

Cooper, J. L. (2010)。Intellectual freedom and censorship in the library。《Community & Junior College Libraries》，16 (4)，218 - 224。

Silverstone, H. (2004). *A guide to the perplexed adolescent*. Wilson Library

Bulletin, 68, April, 42-44.

Shenton, A. K. (2007). Attitudes to books and school libraries among teenagers in an English high school. *New Review of Children's Literature and Librarianship*, 13(1), 31-57.